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八回 花錫佳名相思入骨 人來秋院到眼關情

卻說方將軍一見燕兒，竟涎著臉問子超要了過去。子超原不情願，只礙他這炙手可熱的權力，不敢不允。心裡自悔著不該帶了出來，卻又不便露出勉強的神情，只得仍有說有笑的敷衍終席。那知燕兒自充了方將軍近侍，竟成一人之寵，連幾個姨娘都趕不上他。燕兒心裡想：「不妙，莫太得意了。被他們合著伙攻擊起來，一人難敵四手，畢竟有失敗一日。」心裡存了這個意思，便到處留意著。見諸姨裡邊，姣好乖覺，將軍所寵的是六姨。諸子裡邊，文采麗都，將軍所愛的是韜庵。這兩將釋兵，千夫解甲，不如竭力的博這兩人歡心。卻苦得終日被將軍纏擾著，沒多大空閒。並且韜庵在外的時候多，除卻晨昏定省以外，等閒不易見面。六姨是個金屋中人，坐起皆有人伴著，尤不容易傳達情愫。正躊躇著，機會到了。

有一天，將軍正在遙青軒午睡著。那軒臨著一個荷池，有十餘畝大小。這時正值深秋天氣，殘荷落盡，顯出一泓澄清澈底的秋水來。水面微風起處，將燕兒覆額秀髮微微吹動。燕兒掠了一掠，正坐在個石磴上，對著水中自己的影子悠然神往。

忽聽背後隱隱的有了腳步聲，像要躲著來嚇自己的一般。笑問道：「誰呀？你看波明如鏡，我早在水中見了你影兒哩。」燕兒雖這樣說，其實並沒有見。背後的人認是真被他見了，便格格一笑，將手向燕兒身上輕輕摘了一下。燕兒這才從水中見是六姨房裡的丫頭喜兒，因笑道：「好姊姊，請你多摘既（幾）下。可憐你兄弟，被你這一摘有些恍恍惚惚呢。」

喜兒啐了他一口，向對面石磴坐下來了。燕兒見他穿著半舊淺色湖縐的夾衫褲，罩著件蟹殼青羽毛的半臂，垂發覆額，甜淨可愛，便低聲笑道：「姨娘敢是歇中覺了，不然姊姊那裡來這空閒呢。」喜兒點了點頭，卻指著池邊一叢小紅花道：「這是什麼花？倒紅得有趣兒。」燕兒道：「前兒聽得二公子說，這是外國花，叫什麼長毋相忘呢。」喜兒笑道：「那裡來這古怪名兒，聽了便不喜歡。」燕兒道：「呀，這不算是個古怪名兒，這長毋相忘的意思，便是長相思。姊姊，這相思二字，是聰明人多情人不能免的，姊姊怎不喜歡他起來？」

喜兒聽著臉上慢慢的紅了，將眼看著花道：「我不信花也有什麼相思不相思的。」說到末了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。

燕兒也癡癡的離了石磴，俯身下去，彩了幾朵給喜兒道：「好姊姊，你受了兄弟這一份禮罷！」喜兒不等他說完，早羞得飛跑去。燕兒呆呆望了一回，將花一瓣瓣摘下來，灑在水面上，引游魚來喋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便無此意，只就這軟羞薄恨的神情，已教我燕兒不敢辜負了。」

正想著，見隔花一陣衣香，便是才見的喜兒扶著個麗人走將過來。燕兒知是六姨了，忙垂手凝神打了個千兒，立在一邊，六姨問道：「將軍呢？燕兒道：「睡在軒裡炕上呢。」六姨沉吟了半晌道：「你仔細伏侍著，莫躲懶，將軍要什麼，可同喜兒說，到我那裡去取，別向那起渾帳人嚕嚇去。候將軍醒來，你說我來過罷。」燕兒答了幾個是，卻恭恭敬敬回道：「小人敢不依著姨娘辦去！只小人是個童兒，喜兒姊姊早晚伏侍著姨娘的，要什麼時，小人又不便衝門撞戶的。這便怎樣呢？」六姨沉吟道：「哦，我每天叫喜兒出來三四次照看著罷。」喜兒聽了這句話，明知燕兒在那裡搗鬼，狠狠的盯了他一眼，卻歡然答應了。扶著六姨慢慢的沿花徑度紅橋還去。

六姨指著一架玫瑰道：「只有他最熱鬧，沒一個月不紅香可愛的。」喜兒想起了方才的事來，便摘了幾朵長毋相忘花笑道：「姨娘，你曉得這花的名目麼？」六姨瞧了瞧道：「誰記得這些兒！」喜兒笑道：「燕兒說這叫什麼長毋相忘呢。我原說是個古怪名兒，他說得好笑，這『長毋相忘』四字的意思，便是長相思。姨娘你瞧這豆一般大花，誰又希罕他去相思他呢。」

六姨聽他半癡不顛的說著，不覺帶笑啐了他一口道：「這蹄子越說越出來了。女孩兒家相思不相思的，仔細給太太那邊人聽了去，不說你說話沒遮欄，翻說我平日沒好模範做給丫頭看呢。」喜兒咕噥著道：「我不過說這花罷了，干我們主子奴才甚事！姨娘又罵起我來了。」說完，將花揉個稀爛擲在地上，將腳踹了幾下，骨朵著嘴再也不出聲了。六姨見他這個樣子，暗暗好笑，卻走得有些嬌喘上來，便向一條長廊下坐了。喜兒也不去管他，自向一叢修竹前掐著竹葉生氣。

六姨忽從竹林隙處望去，遠的一個高坡，坡上有亭翼然，亭前一個美少年，披襟當風，亭亭玉立，大有趁月來游乘風歸去之概。不覺回眸乍顧，芳心自警。喜兒掬（掐）了回樹葉，覺得沒趣，回顧來，見六姨支頤脈脈，如有所思，懶懶的立起身來道：「斜陽下了，還去罷！」喜兒不明白他做什麼懶懶的，認是才自己咕噥著，多半是怒著自己。便從白天小心伏侍他到半夜，又從早晨小心伏侍他到午天，總沒見他笑過一笑。心里正摸不著頭腦，六姨忽又懶懶的道：「是時候了，你去問燕兒，將軍可要什麼？」喜兒歡然答應著走了。才到門口，六姨又喚他回去。喜兒立著，見六姨向著鏡子出神了半晌，道：「沒什麼說了，你叫他仔細著，還來我自好處給他呢。」

喜兒莫明其妙的走了出來，一路上只念著：「叫他仔細著，還來我自好處給他」這句話，癡癡的盤算著道：「仔細些什麼呢？這好處又是些什麼呢？自己伏侍他，也算是他仔細的了，怎沒見給過好處呢？」自言自語的想著，忽然悟了過來，不覺臉上一陣緋紅，心裡突突的跳起來，再也走不動了，一蹲身便在個花鼓凳上坐下，咀嚼這「好處」兩字的滋味。

正呆著，忽見三姨房裡的丫頭喚昌兒的，笑嘻嘻托著個食盒走將過來，一見喜兒，便抄著花徑避去。喜兒喚著道：「昌兒姊姊，頭也不回的去那裡啊？」昌兒被他喚住，沒奈何只得立住了道：「三姨娘叫送新果兒給將軍去呢。」喜兒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也看看是什麼果兒。」說著便要來揭盒蓋。昌兒忙退了一步，將盒蓋掀住道：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！」喜兒冷笑道：

「不看也不打緊啊，何苦來嚇得什麼似的！一樣是個丫頭罷了，誰又得了長梯兒爬上雲端裡去呢。」說完，賭著氣要走。昌兒聽這幾句話，把臉飛紅了道：「怪不得喜姑娘生氣，俗語說水漲船高，喜姑娘是多少高貴的人，給我們臉要看這食盒，原該雙手捧著跪著的獻上，卻油蒙了心，不給姑娘看著。還來該打該罵，到姑娘那兒去領罷！」

兩人正拌著嘴，忽見將軍一步步踱了過來，背後隨著燕兒。

昌兒趁將軍沒見，向假山後一轉便走開去了。喜兒卻迎將上去笑道：「六姨娘正叫丫頭請將軍的示，今兒得了壇上用的惠泉酒並松江鱸魚兒，問午餐時送到那裡呢？」將軍大喜道：「這多是江南名產，不容易得的。你還去向六姨說，不必送來，等一刻我到他那裡去吃罷！」六姨原沒叫喜兒說這些話，只因被昌兒一激，便存心做一翻出來給三姨主婢看看。聽得將軍說親到六姨那裡去，便歡然回去，幫六姨預備著。

這兒燕兒依例是不進宅門的，只好快快留在遙青軒裡。想：

「今天的喜兒是不能出來的了，不如趁這空兒請他半天假，出府去玩一回。」便在將軍面前說明了，換了身衣服，翩然出府。誰說他不是位濁世公子呢？燕兒向各處走了回，便到十刹海左邊一個會賢樓茶店上，問稽大侖子來過沒有。真是：